

张天翼短篇小说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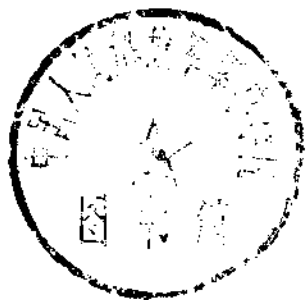
文化艺术出版社



2 035 9188 0

张天翼短篇小说选集

上册



文化艺术出版社

2 035 7583 5

张天翼短篇小说选集

下 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

张天翼短篇小说选集

(上、下册)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260×1168毫米 32开本 24¹/₄印张 6插页 583,632字

1981年2月北京第1版 1981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7,000册

统一书号:10228·004 定价:2.30元



一九八〇年摄于北京



一九三五年摄于南京

豐年

張天翼

掛鐘用了性沒勁兒的表音敲了●或下：一、二、三、
三點半。

這要算作明天的上午●。

老爺和侯先生並齊心抽着宋煙。他們那四隻眼睛送走了陳七，聽見陳七順手把●房門帶閉上床，他們拿陳七做題目談了起來。

你那銀帥叫什麼呀？●侯先生白馬把手裡的煙遞上

侯。

陳七，●老爺眼釘着房門，嘴裡長●地吹口煙，一

前 言

收在这两册书里的四十篇短篇小说，是我1929年到1938年所发表的短篇小说的一部分，是从我解放前出版的十几本短篇小说集中选出来的。

写作这些东西是在旧中国处于动乱的卅年代。当时写作的目的，就是要揭露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揭示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特别是要剥开一些人物的虚伪假面，揭穿他们的内心实质；同时也要表现受压迫的人民是怎样在苦难中挣扎和斗争的。帮助读者认识生活、认识世界，晓得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谎言，该爱什么，恨什么。要告诉读者，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该走一条什么样的生活道路。——当时的统治者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总是加以掩盖、歪曲和粉饰。真理和谎言使人分不清。

我的这些作品不过是革命战争中普通一兵手里的长矛，我是用它来打仗的。我希望它能为促进消灭黑暗的社会制度，能在中国历史的总进程中起一点微不足道的作用。我当时没有想创作出什么不朽的艺术杰作，更没有想当作家，要不是生活在旧中国那个黑暗的历史时期，我恐怕未必会拿起笔来搞创作，也未必会当什么作家的。

当时，为了应付“官方”的检查，在作品中有时不得不使用一些“隐语”和官方许可的语言。除了这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外，个人思想水平、艺术技巧的不足，也都使这些作品有不少缺点，很

粗糙。现在把它们拿出来重新和广大读者见面，我实在感到惭愧和不安。假如说，它们还有一点作用的话，那主要是提供了一点史料，使今天的读者（主要是青年读者）了解、认识一下旧中国的过去是什么样子，一些什么样的人在这里生活过，他们有过怎样的矛盾和斗争。此外，也可看一看，象我们这号文艺工作者在客观和主观条件的限制下，对当时的现实是怎样反映、怎样处理的。自认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并为他们而写，但究竟做到了没有，做到了多少？成败得失在哪里？

对这次重版的作品，除了在个别的文字上（主要是错、漏字）进行了修订外，没有什么改动。这为的是使读者能够看到我这些作品的原貌，以便于提出批评，进行指正。

作 者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日

目 录

上 册

三天半的梦.....	1
荆野先生.....	13
三太爷与桂生.....	47
二十一个.....	55
找寻刺激的人.....	67
面包线.....	89
皮带.....	110
猪肠子的悲哀.....	126
稀松的恋爱故事.....	137
蜜蜂.....	149
最后列车.....	179
丰年.....	195
一件寻常事.....	212
蜜月生活.....	239
小账.....	252
团圆.....	277
报应.....	294
脊背与奶子.....	320

奇遇.....	344
包氏父子.....	357

下 册

温柔制造者.....	395
笑.....	412
移行.....	428
欢迎会.....	459
善举.....	485
善女人.....	493
呈报.....	528
一九二四——三四.....	543
出走以后.....	564
抢案.....	580
蛇太爷的失败.....	591
请客.....	619
闺训篇.....	630
巧格力.....	637
砥柱.....	659
侣伴.....	676
失题的故事.....	694
夏夜梦.....	716
同乡们.....	739
华威先生.....	761

三天半的梦

韦：

现在车子不知到了一个什么鸟站，停那么久。（我便趁此机会写几句话给你。）一个人坐在车中是比看所谓“爱情影片”还无聊的。周围的黄色面孔，和黄色之外还混了些杂色的面孔，造成了一个可憎的环境。坐在对面的先生，他有时也许会很长地嘘口气的，那口气毫不客气地直喷在你脸上，首当其冲的鼻子，便可以领略到一种窘人的味。但他若是闭紧了嘴呼吸，那你倒可以轻松点，不比在京奉路上，即使他闭了嘴呼吸也会有大葱味儿送过来：这却要谢谢老天爷的。

坐在斜对面一个四十几岁的女人，一个髻直拖到了背上，一面抽着“哈德门”，一面对坐在她旁边的一个男子演说，高声地。她的声浪盖过了一切，连“暖，五香茶蛋”都大为减色了，口音是，我的天，一口杭州话！

杭州话，我和它别了又快两个年头了。虽然我那两位老人当杭州作故乡，而我又差不多是在杭州长大的，但我老是憎厌着杭州话，和憎厌杭州这地方一样。杭州确乎可憎，不知道你对它如何，我想，你也应当拿所有的憎厌加在它上面的。

“我不怎么觉得杭州讨厌，”记得你说过。“你的厌弃杭州，或者是因为你的家是在杭州之故吧。”

这话不能说它对，也不能说它不对。人们往往不高兴自己的

家，因而连“打公馆”的地方都觉得可憎。……

谢谢老天爷，开车了：坐在车上，停车比开车时更无聊。

打住，因为震动得我不能再写。可是那位杭州太太还在演说，只不过声音已被机声扰乱得只剩一半了。

如今到了K县。

妈的，真无聊。买来的一份《申报》，连广告都看完，直看到了“诸君阅报至此请虔诵南无阿……”。我很懊悔我不曾带几本书来。

开车到如今足足抽了二十多支烟卷，纷乱的思想也和烟一样地弥漫着。杭州太太的演说词老没有完，她或者是想将一辈子要说的话全并在今儿说完吧。

一路的景色依然是我离杭州时的景色：一样的好天气，天空中缀满着各样各式的浮云，一样是地面上铺着黄叶衰草，天地都象一件补丁很多的衣；气候是一样的季节，人是一样的心境，所差者只是，一个去，一个来。

我想我这时的情形，和那年你从北京回河南去的时候一定很相象：脑里都是充满着可怜的两位老人的印象。只是，你那时是满脸的悲哀，我现在是空洞着，好象这回的来看老人只是命运的摆布，不是自己的主意，虽然是我到了S埠的第二天便打算就近到杭州去一趟的。

而且还有一种心理，是怕：我的抽烟卷，和喝过分的酒，和干了许多其他的家里所不高兴的事，（什么事，你当然知道的，）我那爹娘是已略有所闻了。并不是怕责备，虽然象我爹那么的躁脾气，可是他不会，甚或不敢说我一言半句，他待我客气得和一个朋友一样：一半是因为儿子大了，管不着，那一半却因为他儿子一向就吃住他——吃住。娘呢，她是个柔弱的羔羊，但她却会

背着父亲，涕泣太息着劝我的：伙计，我怕的就是这个。

可是我那两位老人毕竟是可怜透了。他们是拼命地在爱着他们儿子，他们将所有的体贴和爱抚，全用到儿子身上去。一面，又在痛苦和贫穷中挣扎着。至于儿子，儿子是，似乎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度着这样的生活。前年他从北京回来，才住上一个月多点，家里的生活几乎使他厌弃得发狂，他便毫不客气地借故要到X都去。父亲心里在愤怒，但他不发出来，临走的一天，这位老人家还陪他到车站。娘也许哭过了，不过他未瞧见。

“长了翅膀就想飞。”这位老太太苦笑着说。

（到X都居然找到了一个饭碗，居然能够接济老人，是当时做梦都想不到的事。）

一面我厌弃着我的家，同时我觉得我应当为人道之故而使她们过一点象人的生活，不说舒服。F君——就是有一次和你在西斋小卖处抢位子的——那样的态度我不赞成：何必因为他们惟其是父母，要仇视他们呢。而象你那样接到一封较紧张的信，便让重大的悲哀抓住你，因为是在一个女同学面前，才将要淌的泪极力忍住，我也不会有的，我是对任何事件不曾淌过什么泪水。

车动了。……

笕桥。再十几分钟便可以到杭州。杭州太太在伸懒腰了。
这封信算写完了罢，“且听下回分解”。

十月二十

现在我家住的那屋子我还不曾见过。一进了家门，只看见堂屋里的陌生的陈设，我疑心走错了。

再进两步——

父亲。

看见父亲了，他在看小说。

“爹！”

“啊！”这位老人家跳了起来。悲哀，快乐，烦恼，欢喜，所有的感情都一齐并在脸上。他显然感动得一句话说不出，他只发出一个简单的感叹词。

他的胡子白了许多，可是脸上的皱纹并未增加。我下意识地笑着，我感到抱歉了。

爹张开两臂，我们抱了起来。

在抱的当中，他喊母亲：

“素，来看看，来了谁。”

母亲当然是照了她近十年来的习惯：因为背疼，坐不住，得常在床上躺躺的。

“我知道。我连鞋子都穿不及了。”

出了父亲的怀抱，我到母亲房里，母亲坐在床上。父亲也随着走了进来。

“爹妈还是一样地康健，一样地康健。爹的‘气色’还显得好了些。”

“真的么，”爹无意识地而又得意地。

其实，娘的灰白的头虽未加白，而脸上却似乎显得很憔悴。

这位老太太象看一个新奇的东西似地上上下下打量着我。她脸上是喜悦的微笑，但除此之外，当然是还有别的表情的，这表情，我就说不出是什么，勉强要说，或者战败者忽然得了胜利者的同情时，那败者的表情，也许象这个，但也不怎样象吧。

“似乎又长了些哩，”她说。

“还有得长么，二十几岁了？”

“但还是不改孩子气，”父亲插嘴，“还是抱，还是亲嘴。”

母亲听了这句话，甜蜜地微笑着。拥抱和亲嘴，我是和他们

干到了十几岁，父亲说过“看你大了还这样亲不”的话，可是现在虽成“大人”，“长了翅膀”，还是一样。这些举动在我是成了习惯，并不是做作，不是想到这样做了可以安慰我那可怜的老人，只是一看见便下意识地抱了起来。然而他们对于这个是很受用的。

“你为什么不在事先写个信来呢？”爹说。

“我的来是很匆促的。本来是为了一点小事，到了S埠，那是礼拜日。到昨天就弄完了，看看还有空，便在今早上了车。”

为了点什么小事，当然是无述说的必要了。

“那你还没有吃饭？”

“没有。”

“你要吃什么呢，面还是饭？”母亲问。

“饭大概还有吧。”

“那就吃饭罢。”

“你要什么菜？”

“那你请了几天假了？”父亲又问。

“随便什么菜罢。请假？是的，请了一个礼拜。”

“那可以在家里玩四天，连今天。”

“李妈，少爷还没有吃饭，拿点开水泡饭，剥两个糟蛋罢，再买……。”

仍然是那个老李妈，一辈子不开口而又忠实的李妈。她好象看见“少爷”的回来也觉得高兴似地。

所有的家具，半是我的故旧，我觉得我在X都的一年多，似乎只是一个梦。

于是我们开始谈“闲话”了。X都是我们从前住过的，父亲便很关切地问我近年X都的情况。我们又谈到在X都的所谓亲戚和同乡和朋友，谈到X都的气候和人物，谈到房子，谈到李妈，谈到……，差不多将所能搜集的琐碎事物全都谈到了。从到家直

到我吃完饭，话还是源源不断地想了出来。母亲告诉我，家里的那只黑猫生了三个小的，我们将两个送给了彭家，大猫在上个月不知怎么地不见了，如今只有一个小黄猫，黑猫的小姐。她又告诉我，姑母来杭州的时候，有一回上洋车没有上好，摔了一交，幸而未曾伤了什么。她还问我身上这套学生装做了几个钱。最后，父亲说，湖南来信，七叔快过六十岁，希望我能回去一趟。

“唔，我对湖南是不大有感情的。”我说。

这所屋子的每间房，经了母亲的布置，都很洁净而整齐，但是厢房，却安不上这类的形容词。厢房虽整齐地放着箱子，地上却陈列了无数的“仆坛”；还有是白兰地的瓶子，其余的酒瓶都给李妈了，母亲说白兰地的瓶子是很好的，所以整打的让它们站在箱架子下面。

“反正是厢房，所以烂东烂西全堆在这里了。”娘解释着。

“这自然不打紧，”我说。“其余都摆设得好极了，要是X都人见了，还当是大阔人住的哩。……厨房里还挂了这些腊肉腊鱼。”

“是洪璧送的。洪璧才可怜哩，她上个月……。”

不知什么时候父亲不在房里了。

“爹呢？”

“没有出去吧，不知帽子可在家。”

我和母亲又谈着许多话。我和两位老人的谈话，自己疑着似乎是在敷衍他们：我在X都刚跑进那鸟中学，所谓同事们的面孔都令人难堪，后来由难堪的面孔渐渐变成了熟面孔，近来似乎和他们谈得上了，所谓谈，自然是敷衍，所以我想我如今许在下意识地敷衍着他们吧。但这是不相干的，管他儿子是真，是面子，只要做爹娘的实际上能得到点儿类乎安慰似的东西，便得了。

母亲忽然问我为什么不写信。